

漫漫人生路，我们终会老去，然而童年的记忆像一部老电影治愈人心，像一盏明灯照亮前行的路，像一场美梦令人心向往之。“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本期摘选3篇文章，带你梦回童年，重拾童心。

## 我的树朋友

文/杨邹雨薇

我出生那年，爷爷在门口竹林旁种下一棵刺槐树。自我记事起，爷爷就告诉我，那棵刺槐树是特意为我种的，属于我。

我听后，大吃一惊地说，它那么难看，还带刺，为什么不种其他树呢？比如香椿树、樟树。爷爷说，香椿树太脆易开裂，樟树太普遍，而刺槐树木质坚硬，适合做家具，等你长大后就会明白。奶奶在一旁笑着附和，带刺的玫瑰香，带刺的树结实。

我似懂非懂，点了点头。爷爷又说，这棵树与你同岁，你可以把它当朋友，经常抚摸它，多跟它交心。

我听完，便小心翼翼地触摸它低垂的枝丫，上面布满了小刺，让我感到害怕。爷爷说，虽然叫它刺槐树，但树干上是没有刺的。再说树是有记忆的，你去摇摇它，它会长得更快，并且会记住你。我心生好奇，按照爷爷的话去做。当我摇动它时，满树的枝叶跟着摇摆，翩翩起舞，而那些金黄色的槐花便如碎金般飘落，落在身上煞是美丽。

每天放学后，我就在刺槐树下玩耍，几年光景它就长得很高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用粉笔在树皮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还叫堂哥帮忙用刀刻出来。妈妈见了连忙阻止，说为什么要它在身上刻字呢？我说，爷爷奶奶说它是属于我的。妈妈说，属于你没错，只需在心里记住，何必用刀去刻树皮，它也会感到疼啊。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无意中伤害到了我的树朋友。此后，我每次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轻抚它，表达忏悔，天晴时还为它浇水。

十五岁时，我到省城读高中，之后考入大学，七年里都在外地求学。人在他乡，心系故乡，我常常梦回故乡的一切，包括我的树朋友。每次与家人通话，我都要问到我的树朋友。爷爷让我放心，说它长得很高很大了，和我一样马上就要成材了！假期回家后，我都会走到那棵刺槐树下面轻抚它，尝试摇晃它，但是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轻易地摇动它了。我不在的日子里，它在疯狂地成长，儿时因为无知在它树皮上刻下的字已模糊。我环绕打量着，审视它带给我的另一种陌生。

爷爷看着我思索的样子，打趣地说道：大孙女是不是太久未见树朋友，很想念吧，那么有没有一样想念爷爷奶奶呢？我笑着说，都想！转身回屋时，我好像听到刺槐树在风中摇晃的声音：你经常思念我，我也经常在思念你啊！你对我的思念在风中，我对你的思念在土里，因为我的根系越来越发达了！

大四下学期时，我接到爸爸的电话，他说市里修建马路，家里的房子要拆迁。我担心地说，我的树朋友是不是也要被挖掉？父亲停顿了一下说，是的。

那年春节回到家，我站在树朋友原来的地方，试图寻找它的气息，可惜只见渣土覆盖的痕迹。爷爷叹息地说，没办法拖到年后，十天前挖走的。我心情沉重得像被铅块压着，内心不断呼喊着：我的树朋友，你在哪？

作家三毛说：“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荫凉，一半沐浴阳光。”如此从容淡泊，达观醒世，令人肃然起敬。现在的我，每天穿行于都市之中，途经树下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忆昔日的树朋友，想对它说：老朋友，如果有来生，我也要做一棵树，同你肩并肩根连根，迎接每一个旭日东升的早晨，欢送每一个落日辉煌的黄昏。

## 重拾小人书

文/申功晶

四岁那年，我收到了人生中第一件生日礼物——全套《西游记》连环画，包装精美，彩色封面，上面画有猴王出世、龙宫借宝、灵山参佛祖……跟随生动逼真的连环绣像，我一页页翻看，虽不识字，却有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奥妙。

小人书的诱惑对于我而言，远远大于糖果、玩具。我喜欢趴在光不溜秋的地板上，把头埋得深深的，如饥似渴地盯着手里的书，不吵不闹一看就是一整天，父母觉得这样带娃省心，于是陆陆续续给我买了《水浒传》《杨家将》《兴唐传》，可谓寓教于乐。

我每次打开这些小人书，那一册册插图就像一道道如诗如画的风景，一套套故事就像一幕幕精彩绝伦的大戏：《三国演义》是长篇恢宏的战争史诗，孔明的鞠躬尽瘁，关公的忠勇可嘉，荡气回肠；《水浒传》充斥着浓郁的匪气、侠气的快意江湖；《兴唐传》则糅合两者之大成，既有帝王将相之庙堂高远，又有草头英雄之江湖豪气；《白蛇传》勾勒出一幅幅白蛇为许仙宛转蛾眉马前死的爱情悲歌，令人潸然泪下，肝肠寸断。沉浸其中，我仿佛也成了故事主角，方寸之间吟唱出了人世间的真善美，巴掌之地为幼小的心灵打开了一扇窗户，原来这个世界除了一日三餐，还有一种无形餐饭叫“精神食粮”。

小人书看多了，我随手也会涂鸦几笔。一幅幅绣像，远山近水层次分明，衣褶勾勒细致入微，寥寥数笔，不同人物不同形象呼之欲出。比如，《空城计》里孔明淡定自若、焚香抚琴的形象；《武松打虎》中武松左手按住大虫的顶花皮，起右拳猛砸大虫门面时紧张刺激的画面跃然纸上，好似一部微电影。

大学时期，我开始接触国画，突然忆起小人书里的绣像，倒是颇具国画遗风。那些看似简洁流畅的白描线条或凝重或奔放或潇洒或传神地勾勒出一个个令人神往的故事，实则每一笔都凝聚了大师的心血和智慧，才将美学发挥到极致。

可惜的是，如今小人书已经淡出了历史舞台，那泛黄的书扉页，发霉的纸浆味，成了一个时代的绝唱。多年后，我漫步古镇时竟看到地摊上出现几本小人书：秦琼卖马、罗成叫关、呼延庆打擂……瞬间勾起了儿时回忆。在那段孤独的岁月里，一本小人书用它温暖的趣味和淡淡的色彩，将一个个似懂非懂的孩子引领至一间间奇妙的殿堂，支撑起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天地。

常常在想，出生在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其实顶幸福的，虽然没有互联网带来的便利与快捷，却有小人书相伴，比起现在的低头族，我们的青葱年代既绿色环保又增长知识。小人书，藏着一代人的童年，一个时代的缩影，它也是尽善尽美的国学，源远流长的文化之一啊！

## 找回童心

文/李仙云

雨后初霁，闲坐林间聆听虫吟鸟鸣，清风透迤，空气中飘逸着草木的茵茵香气，望着一大片在黄昏里皎然绽放的月见草花，它们清纯稚嫩如一群穿着荷粉色衣裙的孩童，在晚霞轻风中欢快地载歌载舞。

倏然间，我的思绪好似儿时家里黑白电视机接通了天线，把我一下子接回到童年时光。

“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那时，下课铃声一响，我们像一群欢快的鸟儿，飞出教室外跳皮筋，校园上空回响着此起彼伏的欢唱声。

同学们脚底生花般勾着橡皮筋，舞着蹦着，脚下时而菱形、时而扇形或波浪形变换。我总是跳不了几个回合就被淘汰出局了。于是每次放学后，我就把橡皮筋绑在屋门前的大树上，在绊住的地方反复练习。姐姐说，我连做梦都在哼唱跳皮筋口诀，若把这劲儿使在数学功课上，成绩的落差就不会大到像跷跷板一样。

童年的我们总有机会亲近大自然。我和姐姐席地而坐，用一把杏仁“抓籽”，都能让光阴在指尖蓄满欢畅。有时采一束狗尾巴花，用它的细软绒毛轻抚脸颊，酥痒舒畅。童年的我们如天地间的小精灵，与自然万物做着最深的情感连接，信手拈来一物似乎都有无穷趣味，都能给心间注满快乐。

童年好玩的游戏还有沙包，我还会自制。趁着母亲去赶集或走亲戚，我悄悄地翻开母亲的杂布包袱，把母亲视为宝物的各色花布，这里剪一块，那里裁一溜，再用母亲平日里积攒的绣花丝线中亮泽艳丽的来缝沙包。

当我们欢畅地在院里踢着五彩斑斓的沙包时，母亲气得拿着笤帚满院子追赶我们。回想那鸡飞狗跳的一幕，隔着悠长的岁月，都让人嘴角莞尔。

这时，公园的儿童乐园传来一群孩童的欢笑声，他们正乐此不疲地玩滑梯、荡秋千。我俯身看向草丛，一只蜗牛正背着重重的壳不知爬往何处，心间倏然打了一个激灵。在漫漫凡尘中，我们走着走着，脚步总被生活荆棘层层缠绕变得沉重难行，不妨放缓脚步或停下片刻，以一颗至真至纯的童心看待世界，或许会发现生活中不一样的美好与感动。

